

ODYSSEY OF CHINA FANTASY

九州幻想

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

鱼人节



[魂印与河络] 塔巴塔巴

[净水清渠] 多事

[龙渊大典·耳鼠] 水泡

[一刀一日月] 李多



附赠鲛人精华香水试闻卡一张

UNSEEN CITIES - HARBIN

看不见的城市 本期造访哈尔滨

杨贵福 [北方之城]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UBLISHING



ODYSSEY OF CHINA



九州幻想

· 鱼人节 ·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幻想·鱼人节 / 潘海天主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104-0901-1

I. ①九… II. ①潘…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3971号

九州幻想·鱼人节

作者: 潘海天 主编

责任编辑: 戚飞

封面设计: 刘洋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00×1000 1/16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12.5

版次: 2010年4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0901-1

定价: 1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愚人之王

文/阿豚

伟大的洋诗人艾略特说：“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作古之人诚不我欺，这个月内有无数的作者和读者过生日，残忍之处在于这些人都要老一岁了……历数一番，白羊座作者我认识的就有：潘海天、骆灵左、楚惜刀、冥灵、卢波、沈瓔瓔、画眉、糖果，而将在四月新加入的助理编辑也是位白羊座姑娘，倘若加上摩羯座（山羊座）的：今何在、苏冰、小青、魏文成、红袖、方白羽、蔡骏、李多、迟卉、温雅……无怪乎楚惜刀说：这圈子就是个羊圈啊！

白羊座出神经质的艺术家——达芬奇、拉斐尔、安徒生、梵高、俾斯麦、卓别林、黑泽明、三毛……嗯，如果琼瑶和希特勒也算上的话——据说，科学、艺术、政治方面的名人在春天出生的最多，他们大都是创造性的理论创始者，而且多少都有点神经质。最具创造性的人往往介于常人、庸人和精神病患者之间的状态。

这是真的，我不骗你们。

我们1200平方米的编辑部空空荡荡，在打篮球之外的业余时间，我们在办公室的四个角采用步话机交流工作，老鱼坐在东南角——老鱼是我们的新编辑，说新也不算新，早在《九州幻想·四年》期间他就已经在帮我们做一些事情。要说认识，时间点甚至更早，那时候老鱼和恰好相逢在武汉的江边，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他们彼此并不认识，碰巧一起参加了当地九州读者的活动，也就是聚众吃饭。

烫着紫色爆炸头的老鱼和还不是胖子的恰好坐在一张桌子上，彼此不知道谁是谁，饭局将尽，一直岿然端坐的老鱼冷不丁冒出一句话：“我买单吧。”

这是真的，我不骗你们。

老鱼是一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好编辑，经常围观我们仨：大角、恰好、我。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很紧张，因为自从水泡写了一篇《猪头侠》之后，老鱼就拥有了这项超能力：一旦有人在他面前说谎，脑袋就会嘭一声变成一颗猪头，这个法术的持续时间长达100轮，也就是十分钟。当然，恰好并不在意，因为他本来就是猪头。

自此，每天早晨集体宿舍里就是一片大喊声：

“猪啊！”

“好大的猪头啊帮主，四百多斤重，这下我们发达啦帮主，不用做山贼啦……”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集体宿舍的盥洗间里不知被谁贴满了“我好英俊”、“我真有钱”之类的纸条，我们起床刷牙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就念出声来……这是真的，我不骗你们。

现在您手上的这本《九州幻想》，请您赶紧往后翻一遍，为了迎接四月的著名节日，我们在本次印刷中特意混入了2010本特制杂志，它们有正常的封面封底和目录页，以及本篇刊首语，但就是没有小说，而是印满了《上海市乘客地铁安全条例》，这是为了方便今年世博会期间来上海玩的读者们而特意准备的，感谢我们吧！

假设您手气不好，不幸居然买到正常版的《九州幻想》，那您可就太走运了！咱们这正常版杂志是附送鲛人香水试闻片的，详情请往后翻，我们热切期望有鲛人读者试用后写感想发给我们！

这是真的，我不骗你们。

从四月开始，《九州幻想》将会向着不靠谱的目标付出更靠谱的努力，五月，这种靠谱的努力将会明显地展示出来。“看不见的城市”将成为一个长期驻扎的小说类型，风格、元素更宽泛；新策划“集体记忆”正在制作，涉及童年趣事、童年玩具、童年阴影……等温暖元素；《暗月六族书》的催稿战斗已进入白热化；据说很多人对封面的漂亮姑娘审美疲劳了，所以我们已经给恰好订做了好几套英雄服饰：蝙蝠侠、蜘蛛侠、超胆侠、桶盖侠、盒饭侠、猪头……侠。经济学专业出身的老鱼分析：此举必将带来一轮包书皮的热潮，所以我们今年还打算送读者朋友们一张包书皮，用来遮盖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这是真的，我不骗你们。

三月末，中国的幻想重镇成都引爆了“科幻世界”事件，一时间著名作家、编辑、业内人士、科幻读者们皆有所看法，这一事件折射出的是中国的幻想事业如斯沉重的现状，它已经成为一件所有爱好科幻、爱好幻想的人们共同关注的大事。我们祝愿想象力的翅膀能够得到自由的挥舞，我们相信爱幻想的人们终将守卫住这片乐土。

这是真的，请彼此相信。

啊，在这美丽的、万物初开的四月天，写了半天您还不知道我是谁吧？

我，就是民众将要献出的愚人之王——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卡西莫多！

卡西莫多！卡西莫多！赞美伟大的人类之爱，令野兽也有了心灵！



九州

九州幻想 | 目录

-  魂印与河络/塔巴塔巴 **001**
[河络和羽人都不靠谱 囚魂 北邙山]
- 净水清渠/多事 **034**
[河络与夸父的较量 淡水塔]
-  杜大田/kickupp **062**
[美食 童年记忆 河络的游历]
-  耳鼠设定/水泡 **068**
宠物收编/傅临春 **069**
一只耳鼠的生活意见/玖河络 **075**
[别拿宠物不当伙伴 别把觅食不当战斗]
-  一刀一日月/李多 **080**
[海盗 寻宝 刀是凶器 盘古大神]
李多访谈/豆角 **122**
-  北方之城/杨贵福 **131**
[长春 哈尔滨 跑酷 猫平衡]
-  林白调查报告/澈丹寒 **153**
[概率 厄运 报复 反噬]
- 钟表匠（外一篇）/白亚 **160**
[时间旅行者 似水流年 替身]
- 赋名师（试阅版）/七月 **165**
[汉字战斗 少年奇遇 节选]
- 加菲日记+读者来信+老妖出没 **174**
河络图纸 **176**
天启都市报 **177**
九州年度报道 **182**
匪老大的江湖 **191**
安全活下去的科普 **193**

魂印与河络

【文】塔巴塔巴

“秘术，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朵黑色的火焰之花，绽放在晶莹剔透的水晶碗里。它仿佛有生命一样，跳跃着、变幻着形状，向黑衣的术士那边倾斜着，仿佛弓腰行礼。术士脸色苍白，眉目如剑，雪亮的头皮和一身紧凑的黑衣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对面的三个河络认真地凝视着这团火焰，墨晶石的眼镜片上映出六朵黑火的倒影。光头术士岩石一般峻峭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问道：“看出什么了吗？”

三个戴眼镜的河络一齐摇头。

术士循循善诱地说：“仔细看它的形状，跳跃的节奏，还有火焰根部的颜色，然后讲讲感受。”

三个河络又凝视了半晌，最左边的河络终于抬起头，捋了捋浓密的棕色头发，摘下眼镜，很不好意思地回答：“尊敬的罗勒先生，我们戴着这副眼镜^①，是看不见魂火的。”说罢，好像害怕被屋里暗淡的光线灼伤眼睛一样，他赶紧又戴上那副墨色的晶石眼镜。

罗勒先生很扫兴地挥挥手，火焰无精打采地熄灭了。旁边一个露着大半个雪白胸脯的女助理马上俯身下来，收走了那个水晶碗，走出房间。

“说，你们来找我作甚？”罗勒耷拉着眼皮问道。

第二个河络严肃地问道：“请允许我们再次确认一下，您是罗勒银先生吗？”

魂火的主人打了个倦怠的哈欠，说道：“如果你们要找杀猪的张麻子，请出门

左转，隔壁的隔壁就是。”

第三个河络拿出一张皱巴巴的地图来，认真地研读了一番，笃定地点点头，然后把图上的标记指给两个同伴看，说：“这里是张屠户家，西边邻居是杨寡妇，这一家肯定就是罗勒银。”

“他会用魂火，所以一定是魂术师。”

“苏行也说过，魂术师脸色都很白，比我们的还白。”

这时，三个河络彼此打量了一番，又齐刷刷地看着罗勒银的脸，纷纷点头。

罗勒先生又打了一个悠长的哈欠，说：“你们玩够了没有？我还要睡午觉呢。”

三个河络交换了一下眼色，脸上露出一点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的表情。最左边的河络说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先不打扰罗勒先生了，下午我们再来。”

罗勒银阴恻恻地说：“可是我下午要出门。”

“没关系，我们就在门口等您回来。”

“我要出远门，十天半个月才回来。”

“我们一直等。”

“……”

三个河络齐刷刷告辞，转身就要走。

罗勒银有气无力地大喊：“回来，都给我回来，现在还是早上！”

三个河络又齐刷刷地扭回头来。左边一个严肃地说：“不，罗勒先生，现在已经是上午了。”

中间一个接着说：“离您家里正常的午饭时间还有一个对时。”

最后一个说：“我们尊重您随时睡午觉的权利。”

罗勒银无奈地说：“那好吧，我现在又不睡午觉了。”

三个河络面面相觑，异口同声地说：“真奇怪。”

傍晚时分，罗勒银站在北邙山口，仰望夕阳映照下的巨大山体，心中毫不意外地滋生出一些惶恐气息。他再一次问旁边的河络：“再往前就是你们的山洞了？”

河络纠正他说：“不，那是我们的地下城市。”

罗勒银马上说：“按照我们的合约，我只去你们城市的，铸造厂和武器库我绝对不去。”

另一个河络回答：“请您放心。我们会完全按照合约上的条款来执行。”

罗勒银回头望去，远方的云中城在夕阳中凝成一片巍峨的剪影，青云塔高高耸立，顶上还升起一缕袅袅的烟。他无助地看了一眼身侧胸脯雪白的女助理，身材火辣助手对他肯定地点点头。

最后，罗勒银长长叹了口气，转身走进北邙山口，踏入河络的专属领地。他的身后，是三个一般高的河络使者，以及那个性感的女助手。

过了山口，离河络的城市还有两天的路程，据三位使者说，今晚的宿处也还有一个对时才能到。夕阳的余晖被群山遮挡，天色迅速地暗了下来。三个河络摘下眼镜，露出神采奕奕的大眼睛，走在前头领路。他们步伐矫健，很有翻山越岭如履平地的气势——或许到了这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腿短反而是一种优势。

走了一炷香的时间，他们终于见到第四个河络。这位仁兄躲在一截烂树桩里，直到他们走到近前才突然跳出来。三个河络都孰视无睹，罗勒银和助手姑娘可是吓了一跳。人迹罕至的大山中，天色昏暗的时候，路边的树桩里突然跳出一个活物，胆小的岂不是要被吓死。火辣的女郎紧紧抱住罗勒银的胳膊，伸出一根葱葱玉指，嘴巴大大张开：“那……那……是什么？”

罗勒银虽然心跳如擂鼓，表面上却保持了一个魂术师应有的风度。他轻轻拍了拍助手的肩头，道：“别怕，是个河络哨兵。”

三位使者并没有对罗勒银的风度发表任何的赞叹——河络总是这么不知趣。他们只顾着跟那个哨兵低声嘀咕，不知道在问些什么。罗勒银微微一笑，对还死死拽着他胳膊的助手使了个眼色。女郎心领神会，扭动着柔软的腰肢从他身边挪开，手腕在他脖颈处轻轻划过，一个青黑色的挂坠就留在他硕大无朋的银耳环上。罗勒银耳朵里马上涌进一大串叽里咕噜的河络对话，虽然是通用语，但他们说得实在是太快了，他只能分辨出几个不连贯的词语，比如“先生”、“女士”、“好”、“白天”之类。最后那个哨兵跟三位使者鞠躬致意，然后转身“嗖”的一声跳回那截树桩里。出乎罗勒银意料的是，这位哨兵并没有偃旗息鼓继续潜伏。树桩本身忽然摇晃晃站了起来，下面生出两条藤蔓缠绕的腿，敏捷地攀上旁边的山坡。

罗勒银看得有些发愣，女助手怯生生地问：“这又是什么？”

“将风，斥候的将风。”罗勒银回答。

三个河络转过头来，看了他一眼。

“大半生都埋葬在腐朽的将风中，却永远近不了无诺峰^②。”

三个河络眼睛瞪得溜圆。

罗勒银闭上眼，摇摇头道：“还不出发吗？”

宿营的地点很快就到了。

看到空旷幽冷的石屋，罗勒银颇有几分诧异，而女助手简直有点毛骨悚然。她紧紧贴在罗勒银的身边，幽幽地问道：“你有没有听过河络鬼屋的故事？”

罗勒银皱起英武的眉头，拍着她的纤手说：“放宽心，不要自己吓自己。”说罢，他转头问那几个使者，“宛州大半都是你们的天下，北邙山又是河络的老家，二者之间交通往来，怎么这么冷清，连一个有人值守的驿站都没有？”

三个使者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走进石屋，不知开动什么机关，屋里马上亮起灯火。橘色的光亮从石窗的草帘缝隙透出来，显得颇为温暖。屋外那个做了一个请进的手势，同时答道：“北邙大山是真神赐予的领地，没有真神的旨意，不可以有华族靠近。宛州和北邙是两回事。”

这话倒是不假，河络的城池遍及大半个宛州，即使是荒芜的西部靠海区域，也有水河络聚居。在这些城市里，虽然河络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华族居民的数量同样众多，有些城市甚至已经渐渐超过河络的数目。归根结底，河络不是一个善于农垦和经商的种族，在河流纵横的平原上种田贸易，大贵的子民显然更拿手一些。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河络族群的人口数量始终没有爆发性的增长，几百年来在地面上定居的河络人口总数始终维持了基本平衡的状态；与此同时，中州华族强大的繁殖能力则保证了人口的稳定增长，年复一年，到了今日，即使是最东边的云中，华族居民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不管地面区域的移民政策如何宽松，一旦涉及北邙山地，宛州的东部边界，河络族群就又体现出严厉死板、绝不妥协的另一面。如果没有收到地下河络的正式邀请，任何一个妄自踏入北邙山区的华族居民都会被立刻缉拿，驱逐出境。

罗勒银在云中住了两年多，已经成为城市里最有名气的从事正当行业的魂术师，日常营业范围除了传统的给死人做法事，还包括驱邪治病和农田杀虫，主要客户都是华族，与河络打的交道并不算多，这北邙山口更是一步都没踏入过。说起来，云中城里一万多华族，来过北邙山里的人，两个巴掌就数得清。虽然混居多年，有时候人们还是搞不清这些河络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在外头可以做邻居，那老窝却说什么都不让华族靠近。

看到河络使者没有详细解释的意思，罗勒银就不再多问，拉了女助理的手走进石屋。屋子内部空间宽敞，灯火明亮，一点也不恐怖，但很古怪。因为那两个使者先进来不过是片刻工夫，房间中间的低矮桦木桌子上却已经摆好了热腾腾的饭菜。罗勒银警惕地观察了一番，也没看出什么蹊跷，遂命令女助理：“先尝一口试试。”

女助理可怜楚楚地望着他，又扯了扯衣襟，多露出四分之一的胸脯，道：“真的要吃吗？”

“放心，没危险。要杀我们也不用费这么大力气。我怕他们做得太咸，不合口味。”

女助理战战兢兢地俯下身，拿起银叉，叉起一块冒热气的块状物体，看了又

看，终于放进嘴里。不过食物一入口，她便脸色一亮，毫不犹豫又起第二块。

罗勒银严肃地问道：“咸吗？”

女助理含混不清地回答：“有点，不过很好吃，哦，太美味了。”说着，她忍不住看看盘子，好像整盘都不够她吃的。

罗勒银狐疑地看看周围的三个河络。

先进屋的那两个已经开始收拾床铺，确切地说，应该是地铺。他们正扯开看上去很结实的棕垫，在上面铺上油光水滑的动物皮毛。不得不说，这两个临时床铺有点过于窄小。第三个使者摘下斗篷挂在门后，来到餐桌前，拿起一只银叉，看了看罗勒银，问道：“尊敬的罗勒先生，您不吃吗？”

罗勒银虚伪地谦让：“你先，你先。”

使者很有礼貌地说：“那我就不客气了。”说完，从一个陶罐里叉起一片菜叶，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

罗勒银看着他喉咙一动，那片菜叶已经咽进肚里。此时他听到自己肚里也咕地叫了一声。但即便此时，他仍很沉得住气，只是拿起银勺，随便舀了一勺陶罐里的汤汁，放在嘴边吹了吹，却不急着下咽。那个河络好像是跟他抢食一般，也抄起一把银勺，舀起满满一勺，咕噜一口喝了下去。罗勒银静静地看着他，发现并无任何异样，终于喝下嘴边这口浓汤。

果然美味。

然后他沉稳地拿起银叉，在女助理面前的盘子里也叉起一块蘑菇似的东西，放在嘴边。这时他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那两个收拾床铺的河络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几根竹竿，把两个窄小的床铺分别串了起来。罗勒银皱起英俊的眉头，努力思索这样的行为有什么不妥。

突然之间，一道电光击穿了他的脑海。

担架，两具担架。

“我抗议。”说完这句话，他便眼前一黑，栽倒在散发着木材清香的地板上。

伴随他一起倒下的，还有他丰满的女助理，和那个舍生取义的河络使者。

当罗勒银再次醒来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一片繁星点缀的夜空。

他对自己还活着这个事实比较满意，同时也做出了一个身经百战的高级魔术师应有的反应——赶紧又闭上眼睛。

他非常相信自己的听觉、嗅觉、第六感以及生物钟。通过呼吸声的回音，他能判断出自己身处一个宽敞的石室中，房间长十四到十六步，宽九步左右，高……高一百多步，可星空是怎么回事？通过左侧飘来的熟悉香气，女助理阿华就在旁边三

步之内；而生物钟则告诉他，刚才的昏迷持续了大约两天时间。至于第六感，则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在超过一个对时的坚持不懈的装死之后，罗勒银终于听到了开门的声音。两个体重不超过60斤的生物走进房间——这说明对方是没有披挂任何金属盔甲的河络。

“@#*&女@#*&回事？”一个较为苍老的声音说。

“尊敬的大苏行，那位女士是罗勒先生的助手。”一个年轻的声音回答道。

“为@#*&会有@#*&？”老河络问道。

“尊敬的大苏行，因为罗勒先生提到，即使隔壁的张屠户出门杀猪，也要带四个助理。”

“@#*&@#*&！”

作为一个很有语言天分的人，罗勒银不但会说通用语及许多种中州和宛州方言，就连羽族神使文和北陆蛮语也都稍有涉猎，但终于还是在这位河络大苏行的地方言面前败下阵来。看来方言的学习是无止境的。

“@#*&，@#*&刺激@#*&。”

“遵命。”

罗勒银静静地躺在原地，碌碌无为的第六感突然开始发挥作用，某种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他首先听到一阵簌簌的声音，好像有人打开了一个工具箱，然后是金属碰撞的声音，最后有人向他的方向走来。装死的魂术师情不自禁地汗毛倒竖，心提到嗓子眼。

然后他听到清脆的乒乒声，接着有什么东西劈里啪啦地燃烧起来。这时他的脑海中出现了相貌狰狞的河络狱卒举着烧红烙铁的形象。果然，接下来他的腿部皮肤就感受到灼热温度的逼近……这时他终于不能忍受了，猛然翻身坐起，声嘶力竭地大喊一声：“我抗议！”

在他面前，一个穿皮毛坎肩的年轻河络一手拿着火镰，一手举着燃烧的火绒，正要放在那个穿麻衣的年老河络面前的旱烟锅里。

“@#*&。”大苏行严肃地说。

看着罗勒银茫然的眼神，年轻河络解释道：“大长老说你醒了。”

“我也发现了。”罗勒银回答。

“她@#*&。”

根据相似的发音，罗勒银大体猜到这句话的意思，转头看去。娇艳的女助理阿华嘤哼一声，一手抚着细嫩的胸脯，一手无力地垂在侧，幽幽醒转。

真不愧是他的助手，不知道她的装死表演已经持续了多久。

罗勒银没再管阿华，先四处瞄了几下，观察周围地形。这果然是一间封闭的石室，大小跟他的盲估基本一致，没有任何专用照明设施，但四面墙壁都散发出柔和的橘黄色光芒。头顶却是一片漆黑的夜空，上面繁星点点，跟密室气氛非常不协调。罗勒银脑子一转，明白过来，那片夜空不过是河络石匠巧夺天工的杰作而已。

面前两个河络，年轻那个身材结实，套着皮毛坎肩，头发乌油油地扎在脑后，脸上露出真伪难辨的笑意；年老的苏行体态有些发福，胳膊粗壮有力，看来年轻时是个能干的工匠。他鼻梁上也架着一副墨晶石的眼镜，虽然石室之内的光线并不耀眼。看来这是一位很注重仪态的资深苏行。

“我抗议，”罗勒银继续着刚才的话题，“你们违背合约，使用违禁药物，严重地损害了我以及我助手的身体。我要求解除合同，我要求你们立即把我们送回云中。”

年轻河络微笑着回答：“在回应您的指责之前，请允许我先自我介绍。我是雷眼山地火谷的高级学徒金砂布热，北邙山铸造大苏行赤目红云的客席弟子，这次向您发出的邀约，就是我在真神的旨意和大苏行的安排下，亲手安排的。”

罗勒银冷眼瞧着他，没有搭腔，身侧的阿华扭动着娇弱的身躯慢慢坐起。

“这份邀约我相信您是经过了认真研读才签字的。其中第四和第五条中说明，我们有责任在全程带领您和您的助手深入北邙山地下城市，旅程中我们对您和您助手的安危负有全责。我这么说没错吧？”

罗勒银找不出他的破绽，只好点点头。

“你们的食物里掺入少量的曼陀罗花粉，除了让你们睡上一觉，不会再有任何损害。我们的使者，不是也睡了过去吗？”

罗勒银回忆昏迷前最后一眼，也知道此言非虚，只好点点头。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谈合约了吗？”

“可以，”罗勒银抹了抹脸颊上的油光，“不过在此之前，我要洗个澡先。”

一个对时之后，罗勒银、阿华、金砂布热以及大苏行赤目红云端坐在一间明亮的木头房子里，开始正式的商谈。

前往浴室的路很复杂，要拐七八个弯，出了浴室穿上河络准备的并不合身的麻布袍子，又拐了十几个弯才来到这间木屋，罗勒银坚信他们依然还在那座地下城市里——即使四周的窗外看起来闪烁着午后的阳光。洗完澡后他感到神清气爽，身边的女助理身上也散发着诱人的甜香，河络姑娘常穿的麻布连身短裙即使按比例放大，套在她身上，某些部位依然绷得紧紧的，几乎要胀破那层薄薄的麻布，喷薄而出。罗勒银跟在助理身后，看着这幅动人画面，下定决心这次回去后，同样的衣服

一定要给阿华置办两套。

两个河络坐的椅子比他们要高一些，所以坐在桌前，他们高度是相等的。金砂布热拿出一本厚厚的皮书来，放在他们中间的木桌上。

“罗勒先生，您可知道这是什么？”

罗勒银拿过来看了看。书非常陈旧，看上去是古物，但翻阅并不算多，某种动物皮革做成的书页并没有太多磨损的痕迹。封面上没有书名，罗勒银翻开之后，看到一行行古河络语的虬曲文字，一个都不认识。

不过他还是很欣赏书页的质感，随手递给旁边的阿华，让她也感受一下，同时回答道：“不知道，都是你们的蝌蚪文。恐怕现在能看懂的河络，也不多了吧。”

金砂布热点点头，道：“的确。它已经有两千七百年的历史，北邙山里唯一一册《魂印书》。”

罗勒银大骇，眉毛高高挑起，光洁的额头上挤出一条条皱纹。

《魂印书》，记录河络星焚术的秘术典籍，魂印术的终极奥义，就拿在阿华纤白细嫩的手指间。阿华尚未意识到事态的恐怖，还在呼啦啦地翻动着那看不懂的书页，大苏行墨色的镜片之后，隐约有黑红色的火焰闪烁。

罗勒银赶紧抢过书来，双手捧着——如果他有八只手，一定会用八只手一起捧着——这本价值连城的古书，端端正正地放回桌上，然后声音略微有点颤抖地问道：“请问，这本书跟我有何关系呢？”

金砂布热看了一眼大苏行，赤目红云威严地点点头。

“《魂印书》是真神交给我们铸造魂印器的秘典，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星焚术。作为一名魂术师，您应该知道我们真神的子民铸造魂印器跟你们华族是不一样的。”

罗勒银点点头，简单地回答：“献祭。”

“不错，我知道你们华族人铸造魂印器除了匠人，最关键的还是魂印师的咒念。你们需要把某些人类或者其他生物的精神力通过秘咒的方式束缚在器物之内。这种行为，我们真神的选民是不用的。我们的星焚术，要靠匠师或者其他人的自愿献祭，才能得到稳定的精神力，从而使之与器物完美契合。”

“知道。所以我们华族魂印师造出来的那些玩意儿有时候被人叫做邪灵兵器。确切地说，那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的确有些被封印的精神力心怀不满，或者本身就不是守法良民，但毕竟也有一些是自愿封印。而你们河络——叫什么来着？神的选民？——你们宛州的同族那儿没这种说法，他们就叫自己河络。噢，跑题了。你们河络造的魂印器，倒是比我们的稳定，质量好得多，轻易没有精神力泄漏的事。”

“对，这就是基于献祭和基于诅咒的不同。罗勒先生，您知识很渊博。”

罗勒银不屑地嗤笑一声：“哼，都是同行。要不是因为做魂印师总跟世间阴暗

面打交道，收入又不稳定，凭着十年前就死记硬背下的那几个花纹，兄弟我随时可以转行做魂印。”

这番话如果是站在大街上说，肯定会被不明真相的群众取笑。许多魂印师终其一生，也只会一两个魂印花纹，做最简单的附魂器。高阶的摄魂或者噬魂器物，即使是暗月术师扎堆的辰月教，也拎不出几个会做的。因为华族魂印术靠诅咒束缚精神力，终归状态很不稳定，被束缚的精神力越强，器物威力越大，就越容易崩坏。所以，市面上能见到的高阶魂印器，多半都是河络星焚术的手笔。罗勒银的身份只是魂术师，虽然力量强大，释放容易，收敛却比较难，跟魂印术精确严苛的工序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他这席话，说起来很有些大言不惭的意思，连助手阿华都忍不住有点脸红。不过河络是一个很认真的种族，一脸精明的金砂布热居然也兴奋地搓着双手说：“那可真是太好了，想不到罗勒先生的秘术修养超出了我们的最高预期。那么，您一定愿意与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魂印书》的最后一章。”

罗勒银一愣：“我看不懂蝌蚪文啊！”

金砂布热微笑着从桌下又变出一本书册，这次是纸质的，薄薄的一本，不过二三十页。

“这是通用语版，最后一章只有两页。”

罗勒银看看那边桌上厚重的皮书，再看看这本簿册，道：“内容都是一样的？”

“完全相同。”

“蝌蚪文废话可真多。”

金砂布热认真地解释：“那都是对真神的必不可少的礼赞。星焚术是全书的倒数第二章。学会了星焚术就可以铸造完美的魂印器。但只有一个问题——有时候你无法感知被献祭的精神力的意愿。如果它的献祭并非出于自愿，那星焚术不但不能顺利完成，甚至可能反噬匠师本身。所以在《魂印书》的最后一个章节里，记载着如何通过魂术与那部分精神力产生感应，了解它的意愿。”

罗勒银皱了皱眉，问道：“你们请我来，是要做学术交流？”

“可以这么说。不过星焚术以寰化引导为主，跟暗月秘术毫无关系，而且现在北邙山里没有一个暗月学徒。您可能需要先选拔培养几个有资质的年轻人，逐步教授一些魂术的知识。”

罗勒银倒抽了一口凉气：“这个可不是三五年的事。”

“没关系，您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请不要担心在这里的生活起居。”

罗勒银冷冰冰地说：“我们只签了半个月的合约，价格是16个金铢。如果时间拖长，可不是简单的乘倍关系。”

金砂布热点点头，说：“价格的事好说。北邙山的财富不是你，也不是我能估

计的。”说着，他拿出一张写满字的纸，“这是延期合约，希望上面的价格能符合您的要求。”

罗勒银接过来看了一眼，眼珠子差点掉出来：“你知道这些钱可以买下宛州任何一座城市吗？”

金砂布热遗憾地摇摇头，道：“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罗勒银长叹一声：“我没打算在这里住一辈子。说吧，我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金砂布热诚恳地说：“前几天我们在处理一个魂印器半成品的时候，出现了一点问题，如果您可以帮一下忙的话，或许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如果您愿意接受，原定合约的时间用不着修改，只需要把内容稍微调整一下就好了，报酬也会做适当的提升。”

罗勒银把手里那张废纸随手揉成一团，扔向脑后，说：“新的合约拿来吧。”

金砂布热马上递出一份新的合约，以及一支河络炭笔，交在罗勒银手上。

罗勒银无奈地摇摇头，翻到最后一页，草草签上自己的名字。

阿华忍不住用柔软的胸脯蹭蹭他的胳膊：“你……不看一看？”

罗勒银叹了口气，答道：“看什么看，我有得选吗？”

河络的铸造场分为两种，公用的和私用的。这个概念听起来很别扭，因为人人都知道地下河络基本没有个人的概念，除了一点随身物品之外，没有个人的住所和财产。所以所谓私用铸造场只不过是方便了成名匠师铸造高级物品，专门设置在住所附近的小型铸造场，这样的话，那些成名大师就可以在不受他人打扰的情况下专心制造价值连城的精美物件。当然了，很多大师习惯了公共铸造场的热闹，每天依然坚持到千百河络匠师聚集的公共铸造场中工作。铁木吴昊就是一位。金砂布热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蹲在一帮年轻工匠中间，一遍呼噜噜地抽着水烟袋，一边跟大家讲解如何用豚鼠尿给精钢淬火。

布热凑到他耳朵边，大声讲出用意。铁木吴昊挠了挠头，虽然很不情愿，还是站起来跟他走了。后面年轻的工匠们都依依不舍地挥着手，希望这位老师父早点回来继续言传身教。铁木吴昊刚才虽然讲的是锻炼钢刀，但其实最擅长的手艺是木刻。这在北邙山其实算得偏门，用大苏行赤目红云的话讲，就是无法取悦真神的手艺。不过铁木师父心胸豁达，倒也不在意，到现在为止连苏行都不做，只是整天混在工场里，捧着水烟袋跟年轻人闲聊。据说他是水河络出身，少年时在澜州南部的沼泽丛林里过着流浪生活，那里的野河络为了驱赶终年不散的潮气，都喜欢抽水烟。不过这些都是传说，无从考证。按照阿络卡的说法，没有她本人的亲自许可，野河络和宛州河络，都是不能进北邙山的。